

孔德的 社会学方法论与教育研究

■ 钱民辉

摘要: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来源于社会学固有的方法原理,即在实际的研究中,研究者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观点、什么样的研究态度、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去加以研究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对某特定资料应该如何加以收集及分析等的具体研究技术(技术方法)的问题。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研究观点为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视野,他的实证精神和社会学方法对教育研究仍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社会静力学;社会动力学;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0)10—0007—06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第一个提出社会学(Sociologie)这个词,并建立了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能够像研究物理的物理学、研究生物的生物学那样研究人类社会的独立的科学。孔德对社会学的研究观点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人类进步法则、科学的层次、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规范学说。贯穿这些学说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也可称为“实证精神”的研究态度。孔德实证主义的基本信念是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无根本区别。由于科学已经取代宗教成为无可争议的权威,将自然科学中卓有成效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既势所必然,又合情合理。因此,可以说近代社会学起源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在19世纪取得了原先宗教具有的地位,其原则指导了大部分的社会学研究,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对当时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掌握实证主义思想被认为是学养成熟的标志^[1]。下面我们从孔德的研究观点和学说中,试

图找出对教育研究的启示和方法论的意义。

一、人类知识的进步规则与教育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孔德认为,“我们的每一种知识,都相继经历过三个不同的理论状态:神学的或虚构的;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科学的或实证的。……在神学状态中,人类心灵探寻存在的本质特性,探寻一切结果的最初原因和最终原因(起源和目的)……认为一切现象都产生于超自然的存在物的直接行动。在形而上学状态中……人类心灵认为……抽象力量、真正的实体(即人格化的抽象)……能够产生一切现象……在最后的实证状态中,心灵不再徒劳地寻求绝对观念、宇宙的起源与终极现象的原因,而致力于研究现象的规律,即连续和相似的恒定关系。”^[2]每一门科学的发展都要经历三个阶段。

根据孔德的科学发展三阶段论,在检讨西方教育初期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发现古代西方三大哲学

作者简介:钱民辉(1956—),男,北京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家、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重视教育研究，他们都是从各自的灵魂学说的角度谈论造就什么样的人才问题。正是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他们都表现出明显的神学主义倾向，不是从客观现实实际出发考虑和解决问题，而是借助于“沉思”、“冥想”等思辨方法与途径处理和解决问题。正是由于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这一时期对教育的研究大都处在孔德所说的神学状态中和形而上学思辨中。

在进入形而上学理论阶段，教育哲学家们用一些抽象原理，即潜伏在人的内心里的某些思想来解释一切，这里用一种臆测的方法来探求现象的本质。形而上学是这个阶段的理论基础，但仍然没有摆脱神学宿命论的束缚。如，苏格拉底的“智慧发现说”，就带有一种强烈的阶级倾向和主观臆测。他认为，只有天生智慧的人才能成为贵族，才配受教育，才有资格对任何问题下判断，才有可能成为哲人，才配做国家的高级官吏和最高统治者。柏拉图的“铜质灵魂”、“银质灵魂”和“金质灵魂”之分，认为只有“金质灵魂”的人才具有可教育性，才配做智者和统治者，所以应将教育的重点放到“金质灵魂”的人身上。在此基础上，亚里斯多德的“灵魂学说”作了更加具体的说明。他把灵魂分成三种，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植物灵魂体现在营养、生长和发展上，动物灵魂体现在本能、情感、欲望的表现上，理性灵魂则体现在智慧、思维、理解、判断能力的增长上。教育就是要针对具有不同灵魂的人进行不同的教育，贵族是“理性灵魂”的人，他们需要接受“正规教育”，其他人则需要接受为贵族服务和为国家服务的各种身体上的和情感上的训练。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以后，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物理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教育研究逐渐由思辨性走向了实证阶段。它开始着重于观察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汇集、分类、归纳、推演、验证，得出规律来解释一切属于教育现象范围以内的东西。这个阶段以科学、实证的理论为基础，也因此在此19世纪末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实验教育学^[3]。特别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树立了教育科学的大旗，并将教育科学研究纳入到社会学研究范围内，建立了早期教育社会学的学科

基础和实证研究风格。

不过，从教育科学的发展历史看，依孔德的阶段嬗递，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而是交叉地进行的。正如教育发展的早期，神学与形而上学的教育学说是交叉出现的。就是进入第二、第三阶段，也不等于第一、第二阶段的结束。相反，前面一个阶段甚至还会长时间延续下去，展现为理论阶段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如神学主义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的对立、人文主义教育与科学主义教育的对立、教育研究中的“思辨”分析与实证研究之争等等。就是在当今的教育研究中，我们的研究基本还是重思辨而轻实证，教育研究常常是脱离教育实践，而教育实践也缺乏理论指导。总的来看，教育研究还处在准科学阶段，即由“形而上学”阶段向实证阶段过渡中。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开展教育研究一定要先从实践开始，抱着科学、实证的精神，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素材，找到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再上升到理论分析，构建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这样的教育研究才能加快教育学科发展的速度。

知识的等级理论与三阶段法则密切相关。不同的科学有不同的发展速度。某种知识达到实证阶段的先后与它的普遍性、简单性及不依赖其他学科的程度成正比。科学构成一个等级的体系，每一门学科（如果教育学也称为一门学科的话）在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它达到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的时间的顺序；另一方面，我们可根据它的普遍性及独立性的程度，即依逻辑的顺序排列其在体系中的地位。历史的顺序与逻辑的顺序紧密地相互对应着。天文学，作为自然科学中最普遍和单纯的学科，首先得到发展，随后依次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与社会学，如果按照这种顺序的排列，社会学在孔德的科学体系构想中居于最高地位，但是我们通过依次类推，从而可以确定最终将由教育学取代社会学在科学体系中的最高地位，因为每一学科的出现要靠前一学科的发展。也许教育学现在还不是一门科学，那是因为所有的学科都与它有关系，只有其他学科都发展了，它才有可能在最后成为一门科学。

这一知识层次的排列所依据的逻辑原则是：普遍性与抽象性的递减律（也即具体性的增加

律)；复杂性增加的程度；实用重要性的程度。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抽象、最普遍、最简单、距离直接的实用学科；数学家无法利用其他科学获得的成果，故其独立性最高。那么，除了社会学之外，教育学也是最具体、最复杂，与实用关系最直接，且须利用所有其他科学的一切成果，研究涵盖所有的科学，因而出现得也最晚，严格意义上说，现在也没出现，所以会在未来居于科学体系的最高层次。

这是因为：第一，教育学在时间上是最晚出现的，在逻辑层次上是最高的，所以其他学科都为它作了准备，而它可把先前一切学科作为源泉，而且它的研究涉及所有科学体系中的学科，因为人类知识的进步是需要通过教育进行传递和创新的；第二，正像其他学科有其特定的对象与方法论从而构成成为独立的知识门类一样，运用于教育学中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其特殊性，而且事实上与运用于其它学科中的方法程序截然不同^[1]。教育学研究所有学科的教学方法，其方法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而其他学科（研究无机的自然现象）都是从孤立的成分出发，其方法既简单又单一。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在研究有机整体的学科中，除了教育学以外，任何其他学科都不具备取代社会学在当今科学体系中的最高地位。

二、从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看教育体系的结构与变迁

孔德将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个部分。三阶段定律属于社会动力学，这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继续和进步的部分。社会静力学包括家庭、个人、合作、政府等方面，是探讨如何确立和维护人类社会的共存和秩序的部分。

（一）社会静力学与教育体系的结构分析

静力学类似于解剖学，它所研究的是社会机体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律，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平衡，简言之，静力学着眼于社会结构的剖析。孔德虽提出静力学分析涉及个人、家庭与社会三个方面的社会存在，但“科学精神禁止我们把社会视为由个人组成的。真正的

社会单位当然是家庭”。把社会还原为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在孔德看来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分析。这与其说是解释社会，不如说是消解社会。突出家庭作为社会纽带的作用，势必抛弃关于社会结合的原子主义、功利主义及社会契约论的解决，并且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社会化上。孔德认为家庭是社会最持久的因素，因而也是社会重建的最好工具^[1]。

根据孔德关于社会静力学的规定，家庭、个人、政府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维系这个结构的基本因素是“社会协调”（*consensu social*）。因此，研究“社会协调”或称为“社会团结”就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项目。正是在对这一项目的研究中，由于研究的观点和态度不同，在方法论上出现了对立的平衡范式和冲突范式，后来的社会学家们分别在这两大范式下开展研究和构建理论。

在孔德时代，由于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神学的思维方式居统治地位，因而宗教被看作是促进团结和一致的一个重要源泉。宗教在加强团结方面的重要性表现在政治和宗教权威通常进行密切的合作。即使在世俗的权力和神权从制度上互相分离以后，世俗的权力为了加强统治并使它合法化，一般都寻求神权的支持。简言之，宗教在传统上一直都是促进利他主义而不是利己主义的主要制度。宗教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促使个人自发地按照维护社会秩序所要求的方式来行动。

实际上，孔德把家庭作为社会静力学分析的基本单位，就在于强调人完全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除了宗教以外，语言对人的情感沟通和人类凝聚力最为重要。在这种观念下，孔德对社会秩序的分析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以经验为依据解释社会秩序。第二个阶段力图把社会秩序作为一个规范的理想加以改善，运用与实证主义相似但却能触动情感和理智的方法。因此孔德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特别是强调语言在维系人类的历史和现在的作用。他认为，对于人类共同体来说，共同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语言是宗教实现的前提，是协调社会各部分关系的一种媒介。

除了语言和宗教，还有第三种因素使人和他

的同伴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分工。分工导致了社会机体日益加强的复杂性，并造成社会内部分化为职业团体和阶级。孔德原则上相信，分工对社会体系的存在必不可少，对于发展人的专业技能、道德感情与团结精神至关重要，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产生一种对他人的依赖感。然而同时，孔德为分工带来的消极因素所困惑，一方面分工发展出一种有用的精细精神，同时，这种越来越精细的个人活动带有明显的个人利益需要，因而也会破坏整体的和谐。他认为，需要通过世俗的力量和精神力量去整合，教育在这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瑟（Lewis A. Coser）在总结孔德的研究方法论时指出，孔德总是从宗教、分工等社会现象对较广泛的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个角度去研究这些现象，而不考虑它们自身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可以被视作最早的社会功能分析学家之一和开辟社会学平衡范式的先驱之一，因为他不仅考虑社会现象对社会系统的重要性，而且还强调所有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相互之间协调和平衡的关系。”^[2]

根据孔德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我们在研究教育结构时，既要教育作为社会体系中的子系统，同时又要教育看成是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教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研究教育结构的最基本单位是班级，而不是个人，任何的教育目标、课程以及知识的传递都是通过班级实现的。班级的组织、班级与教育结构的关系、师生的互动、班级文化与课堂气氛等都成为班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另外，教育在社会分工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教育体系的分化也越来越细，以适应工业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教育除了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外，它还将严格的科层等级观念在课堂中灌输给学生，使学生一毕业就能安心接受社会安排给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教育的社会功能分析太注重于社会的需要和整合，而忽视了人的个体需要和存在价值。由此看来，早期的社会学家对教育的研究与期望过分注重于人的社会化，而忽视了人的个性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后来，这种分析范式遭到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社会学的严厉

抨击，因而产生了与功能分析相对立的新的研究范式——冲突范式和微观范式。尽管如此，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开辟了对社会结构的一种研究方法，诸多的研究方法无不是在遵循他的研究路线，或对他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批判或获得灵感而产生的。

（二）社会动力学与教育体系的变迁分析

社会动力学是孔德关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理论。孔德认为人类社会和人类理性的发展是由规律所支配的。而最重要的规律就是历史进步三阶段法则。动力学是从属于静力学的，人们通过人类社会的秩序才懂得什么是历史，“进步无非是秩序的发展”，对孔德来说，进步本质上是观念和思想的进步，人类历史上的几个重大阶段都是由思想方法决定的。对应神学观念的，是一个运用强制力将社会严格控制在确定框格内的黠武社会，而实证的时代则是一个工业的社会。^[1]

孔德认为，实证的进步观念，要到孔多塞（Condorcet, J），更确切地说，要到他自己莫立了社会学才有可能清楚地懂得和科学地提出来（在此之前，进步的观念常常被扭曲）。这是对各部门科学的发展进行历史的研究的结果，也是对人类社会进行历史的研究的结果。这种研究表明，进步是有阶段的，这是一种前后连续的“前进”。社会动力学把社会走向未来的发展看做像一个人的绵延不绝的后代那样会一直继续下去，并且会继续获得新知。

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要靠教育才能实现，因此，教育在孔德的社会动力学中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强调，增长和扩大我们的科学知识，并且完善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各种技艺，使人们有能力正确、迅速而有效地干预人类社会的改进和进步。因此，在所有现象中，孔德认为可以最先着手由人在科学指导下加以干预的是人事现象，其中最足以影响外部世界的是体质、智能和道德。体现在教育中的就是体育、智育和德育。体质是人类进步的载体，通过体育，使体质得到改进，在于延长人的平均寿命。体育科学的发展和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需要生物学的进步，随后是医学和卫生学的进步。智育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通过智育使人类在智能上得到改进，使人类能更有效地干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德育是人类进步的合力，通过德育，使人类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提高道德意识，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和谐相处，共同推动人类的进步和文明。孔德认为，其他的改进或进步不过是手段，只有道德的改进或进步才是目的。^[4]因此，开展道德教育研究成为教育社会学家的研究主题之一。

从孔德的社会动力学中我们还了解到，无论在任何时期，教育的进步与发展总是一定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结果，教育的变迁总是反映社会的需要与变化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基本是按照孔德的社会动力学的方法论，系统地考察了法国的教育思想史后指出：如果说假定存在着不加以区别地适合于任何人的一种理想而又完全的教育；正是理论家努力界说的这种普遍而又统一的教育。

“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历史，那就会发现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证实这一假设的。教育因时间和国家而有很大不同。在古希腊和拉丁姆的城邦中，教育是把个体训练成盲目服从集体以及任社会摆布的人；今天，教育致力于使个体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在雅典教育中，人们力求培养高尚的、深思熟虑的、洞察入微的、注意分寸与和谐的、有审美能力的和乐于进行纯粹思辨的人；在罗马教育中，人们首先要把儿童培养成为对文学艺术不感兴趣，但崇尚军功的勇于战斗的人。在中世纪，教育首先是要使人信奉基督教；在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具有更明显的世俗性和人文主义特征；今天，科学正在逐渐取代以前艺术在教育中所占的地位。这是否可以说明事实与理想并不一致？这是否意味着教育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对教育应该是什么已经理解错了呢？其实，如果罗马教育仿效了类似于我们时代的个人主义，罗马城堡就无法维持。接着，拉丁文化也不能形成，因而部分来自拉丁文化的我们现代文化同样不能形成。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如果像我们今天那样给自由审

视让出一席位的话，它就不能继续存在。可见，在那种情况下有其不可抗拒的必要性，即不能不予以考虑的必要性。……其实，每一个社会在我们加以审视的某一发展阶段，都有一个普遍地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加给个体的教育制度。……当人们历史地研究教育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方式时，便可发现，教育制度制约于宗教、政治组织、科学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状况等，如果离开了这些历史原因，教育制度就变得不可理解。”^[5]

孔德的社会动力学把我们对教育制度的分析思路引到了“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中。这种分析使我们能够客观地认识教育变迁现象以及教育制度与社会其他制度的关系，能够正确把握教育变迁的原因^①，从而有效地引导和控制教育变迁的方向和动因，达到变迁的目的。

三、孔德的社会学方法与教育研究

社会学要解释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的规律，那么它所依据的方法是什么呢？孔德认为，实证科学是一统一的体系，又是一有等级的体系。社会学由于自身在科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所以社会学研究既可采用其它科学所用的方法，诸如观察、实验与比较法，同时又具有特别适用于社会研究的独特方法，如历史法。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孔德特别强调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社会是一有机的整体，任何方法都必须与其它方法相配合，研究中他既反对思辨性，也反对经验主义的极端性。

孔德认为，观察的意思并不是无目的和收集杂乱的事实，如果没有预备性理论做指导，观察者就不会知道观察什么事实。一个社会事实只有用一种预备性理论同某一其它社会事实联系起来才具有科学意义。因此，只有当观察法从属于现象的静力学规律和动力学规律时，它才是有效的。

^① 从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前后一共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迁。第一次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第一次世界性的教育变迁，是当时社会整体变迁在教育上的反映，教育变迁之所以成为世界性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第二次世界性的教育变迁的动因是由于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进入了“科技革命”时代。由此看出，教育变迁总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或反映。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教育变迁也可成为社会变迁的原因或条件。

尽管受到限制，它也仍是必不可少的。^[2]对社会事实的观察有助于把社会学提升到科学的水平，使社会学家所运用的材料具有客观性。

可以说观察很早就已经运用于教育实践中了，但是作为科学研究的观察法应用于教育研究的历史也只是20世纪以来的事。教育社会学中的班级研究、课堂气氛研究、师生互动研究、学生学业成败研究、个性品质与道德观研究、隐蔽课程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等等，都是在有明确目的和计划的前提下，采用科学观察的方法技术，深入学校和社会家庭中进行实地观察的。同样，观察法也在运用于教育制度与社会其它制度的关系的研究，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等等，以及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研究中。

实验是社会学的第二种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只可部分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直接的实验在人类范围内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直接实验是指在专门为研究目的而创造的条件的影响下对现象变化进行观察。间接实验乃是研究社会中由于社会动荡或其它严重干扰而产生的病态性的偏差，社会机体所受到的干扰，如同人的机体所生疾病一样，通过病理学的研究可以获得对常态的理解。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有许多研究成果也都是通过实验法获得的。例如，教师期望（自变量）与学生学业成绩（因变量）的关系研究、学生的家庭出身（自变量）与学生对学校的适应性（因变量）研究、父母的文化程度（自变量）与学生对学业成就的期望（因变量）或对职业的选择（因变量）研究、家庭结构和社区背景（自变量）与学生的越轨（因变量）或同辈群体的归属（因变量）研究等等。

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比较。这是因为它有助于驱逐绝对主义精神。“对于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类社会的不同共存状态进行比较——这些状态相互之间没有依赖关系。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同时观察发展的不同阶段。”^[2]教育社会学对于不同民族育儿方式与人格养成和可教育性的研究、人的社会化研究、教育发展阶段研究、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研究、教

育的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研究等都需要采用社会学的比较方法。虽然，运用比较方法可以使我们比较人类社会教育发展的异同以及异同的根源，但是，比较方法的缺点在于不能指出教育与社会发展状态的连贯性（历时性特征），而只能把它们作为并存的东西来表达。

尽管教育学像社会学一样必须采用上述三种传统的科学方法，但它首先要依靠第四种方法，即历史法。孔德认为“对人类连续状态的历史比较不仅是新的政治哲学的手段，也是这门科学的基础。”^[2]历史方法，即把人类不同的连贯状态作历史的比较的方法，是最适合揭示社会现象本性的方法，这就是社会学的专门研究方法。贯穿于人类发展全过程的历史比较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如果失去历史发展的意识，社会学就不能成立。教育社会学的奠基人涂尔干就是先采用这种历史比较的方法，对法国的教育历史作了比较研究后，开始逐步确定了他的研究主题。他认为教育科学就是社会学，因此，他在《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一文中，从社会学角度对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重新作了界定^[5]。这就为以后人们在研究人的社会化、教育制度的演变等问题，提供了一种历史分析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于海. 西方社会思想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185, 190—191, 193, 195.
- [2] 刘易斯·A·科瑟著. 社会学思想名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6, 12, 4, 5, 5.
- [3] (法) 加斯东·米亚拉雷, 让·维亚尔主编. 世界教育史(1945年至今). 张人杰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472—484.
- [4] 王养冲. 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40—42.
- [5] 张人杰. 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3—5, 1—23.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邮编 100871